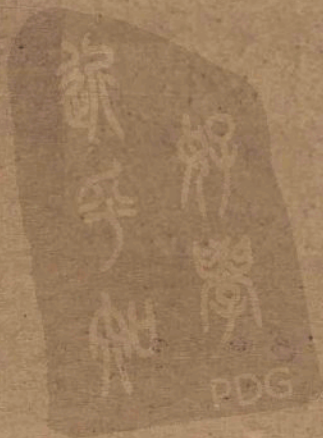


牧齋初學集

一五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七

下

行狀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孫公行狀
今上御極念公之忠勳累命召用而王在晉入爲兵部尚書每向人誇當關勞績曰關外五城七十二堡皆其所復而高陽攘其功故幕僚茅元儀以談兵游長安挾武備志進御對諸公輒言在晉當關時關外惟八里舖一堡中前所一城耳當逆奄昏黑之世欺天罔人可也 聖人

在上天晶日明敢作此夢嚙語耶爲諸公指畫
先後棄守地圖兵志甚辨又鈔得在晉南樞頌
奄疏藁携之袖中出以示人在晉不勝其憤乃
抗疏極論焉世龍及元儀熒惑樞輔敗壞關事
逮世龍逐元儀又嗾新進臺省交口詆公以沮
其出久之公當關之功益著所指冒沒賞功銀
三十萬者只二十萬收支解驗簿牒井然不能
以錙銖點公在晉敗世龍之獄漸解言者相顧
慙服曰柰何拾奄黨餘唾代他人傳刃耶崇禎
二年十月奴兵入大安口陷遵化將薄都城與

朝恟駭無可爲計咸以爲通州京城之左臂守
通以捍京非公不可十一月七日詔從廷議卽家
起公以原官改兼兵部尚書駐通州控禦東虜
仍入朝陞見以九日日暮聞命遲旦而首塗越
一日而宣召守催之勅繼至所謂朝受詔夕引
道無辨嚴之日者也十五日 上知公抵近郊
卽下帖子召見平臺九門晝閉命啓彰義諸門
以俟日暮詣朝房未及類而兩內使捧召帖至
朝見當用公服未及啓又兩內使來趣曰 上
立俟平臺久矣踉蹌衣錦繡而入至弘政門乃

易公服趨入平臺扣頭致辭 上慰諭畢問曰
賊至壩上矣百無一備柰何公曰賊警已久諸
臣料理或有次第 上曰無有卿不信試去看
袖出一哨帖示公公曰賊近矣至壩上或未的
上曰何以知之公曰壩上去都城不過二十里
都城至大內又二十里諜報賊已時至壩諜行
四十里賊尾之而來不已薄城下乎賊薄城下
則烽炮連接居民崩潰何以寂然無聲乎臣故
知其未至也 上沈吟首肯久之又問公曰賊
入半月餘矣舉朝一無可恃所恃惟卿卿如何

爲朕調度公奏曰臣聞督師尚書袁崇煥帥所
部駐薊州昌平總兵尤世威駐密雲大同總兵
滿桂駐順義宣鎮總兵侯世祿駐三河三邊將
守三要地勢若排墻地密而層層接應此爲得
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侯世祿駐通州且聞各
援兵回本鎮似未合機宜上曰侯世祿原在
三河以城小移通州就食公曰聖諭誠然但
事緩就食通州事急當仍守三河上曰卿欲
守三河何說公曰密雲在北近邊順義稍南三
河又南而稍東嘉靖庚戌北虜繇三河而南闖

河西務等地轉入西山繇陵寢而出蓋三河
爲東來西南必經之路守三河則可以阻賊西
奔兼可以遏賊南下西奔則擾都城南下則蹂
畿輔故臣以爲當守三河上曰卿言是又曰
卿不須往通卽爲朕調度京城閣臣成靜之奏
曰陛下以內外戰守事宜一切委承宗必能
辦賊上又問公曰卿如何爲朕調度京城公
奏曰以臣之愚不過調度一大將大將調度偏
裨偏裨調度兵丁有糧餉有器甲乃有兵有兵
乃有將將得其人則臣調度不難至于應戰機

宜當機立辦不可預設若城守則有地可憑有
方可據只在調度其人 上曰卿言是公曰目
前以固結人心爲第一義人心固則爲戰爲守
所向無前 上卽曰城守官兵已預支兩月糧
仍有行糧有欽賞昨命每人給米二升銀二錢
但苦人太多柰何公奏曰 陛下當緩急之際
不恤將卒之性命而使之饑寒恐非萬全之策
上曰卿言是公又詳奏守城器具藥物守垛丁
夫及關門車營火炮更番子母之制 上一一
是之賜茶畢入謝 上又曰卿不須往通勞卿

爲朕調度京城卿不要惜勞此時就煩卿去面
諭首輔韓爌卿卽擬勅來事權要極隆重賜尚
方劔京營總協及坐門文武大小公侯駙馬伯
五城御史順天府官盡聽統轄文武官員應用
者用後吏兵兩部奏聞戶部有應支錢糧便宜
取用戶兵工三部司官違悞軍機許拏問入援
各軍便宜調遣自總兵以下有違悞者以軍法
治罪其餘合行事宜卿等詳畫之此時卽擬來
諭禮部卽鑄關防又諭公卿卽行時不容緩矣
再賜茶當入謝上傳孫閣老不須謝茶事急

矣乃承旨而出人謂公倉皇奏對詞辨分明
上虛已霽威每言稱是蓋臨御以來所未有公
謂入對時天慈篤摯溫然如家人父子仰睹
聖顏焦勞屬望老臣之切嗟咨俛仰堯舜一堂
每念之未嘗不感激流涕也公出朝漏下二十
餘刻周閱都城四十里五鼓而畢公登城士卒
僵卧燎火委地守將或博衣長袖醉而許語置
砲多不知點放又不直賊路而直民居城樓角
樓瞭望之地關鍵宛然所貯器不以授兵安定
德勝二門東北外空無人西北人少置賊首攻

之地不爲設備秉燭草揭回奏知 上念城守
甚切草奏畢卽出閱重城乃乘月巡壕暫度險
阻是日館閣諸僚吏盛服遲公入直內閣撰勅
禮部鑄關防皆簡閱儀注以候頒發夜半內閣
傳奉 聖旨卿等傳輔臣承宗星馳通州料理
勅書隨後補給公夜宿重門質明門啓始聞後
命具揭遵旨卽行 上報曰虜報逼逼命卿馳
赴不及召見面辭中外聞公之出也皆驚而相
告尚書李騰芳鄭以偉講官羅喻義要衆伏闕
請留公聞之疾馳出宣武門宿東便門僧院明

日抵通蓋公自此不復入國門矣公之初被召也朝議以守通責公非召公入也旣入而留之奴退而安坐中書得君行政羣小得晏然而已乎當國者忌能而畏逼也相與擠而出之夜半遣發如逐臣遷客雖委公以血奴吻弗恤也事秘人莫得知知者亦莫之敢指斯其故難言之矣公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故將從行者竊其三騎逃匿訣別其子姪望塵拜哭而去獨茅元儀誓死策馬以從行十里許廬屋煨燼屍骨掌距鳴鏑之聲聒耳數人持挺伏溝間愕立

曰公何以至此虜昨已屠此矣問賊所在曰去
此纔俄頃耳當不出二三里行四十里日下春
抵通州遣人呼於門莫應有絳衣者乘城踞而
罵曰若所遣僞牌已碎之矣尚敢來送死不知
我箭利耶公聞守通命卽遣牌勅戒候吏募人
夜縋城以往奴招降逆榜已先二日至巡關御
史方大任謀於衆曰奴至郊三日矣焉得有違
官出春明一步乎奴爲間以誑得城耳毀其牌
擲之城外越一日而公至褰帷以示之不信是
時倉場侍郎南居益保定巡撫解經傳巡漕御

史龔一程及大任皆駐通公呼絳衣者馳告之
逾時方至皆不敢登陴懼伏矢及之也經傳緹
一弁熟識公者審視詰問而後啓門通兩城新
城庠薄公獨居之向不受大將廷謁總兵楊國
棟以軍禮見公受而不辭曰吾以安衆也兩城
兵保鎮及京兵相半命國棟兼統之有倚恃其
帥不受節制者斬檄州守編氓城守具食於其
次出通倉糧加其糈親嘗其食扶其不如法者
兵得宿飽而不敢以沽酒食離次騎兵分布城
下以備緩急設遊兵數百負大砲以策應創懸

簾東葦以加土費省而火不能及按四城易置
砲門教以更番不絕之法城守旣備上奏看詳
兵事曰虜薄都城止有二路如臣前議袁崇煥
之兵移駐於通近郊當其東南滿侯尤三帥當
其西北則戰於通之外正所以遏逼京之路今
駐兵永定門外則是崇煥之來路而非奴之來
路駐通則可顧京城而駐永定則不可顧通通
危而京城亦危臣在關嘗聞賊曰從他幾路來
我只一路去今久聚而不散掠懼其分也深入
而不反顧我無以創之也我分一兵以守通又

分一兵以守京城則通與京城皆以寡當衆而我無所不寡臣以爲奴旣薄通京城與通之兵只責之完守而不責之出戰當責總督劉策守密雲令尤世威率五千兵與滿桂侯世祿聯絡於順義之南袁崇煥列陳於通州左右不宜逼駐京城四鎮聲勢相接賊分攻則分應合攻則合應或夾攻或追躡或出奇斫營或設伏邀擊有機便可一創否則勿迫其戰今天下之安危在四鎮四鎮不一力戰則賊終無已時一浪戰而失則畿輔將驚潰而天下危如奕然置子一

不定而全局係之可不慎乎臣又聞崇煥不欲
用滿侯滿侯亦不欲爲崇煥用昔唐以九節度
兵而潰是在 皇上慰諭申飭務令同心僇力
無遺君父憂而已奏上而奴已薄都城矣公歎
曰四鎮兵早從我調度豈令奴騎至此急簡騎
兵三千遣遊擊尤岱將之馳赴城下奴方攻廣
渠門見城上不發一矢方擲榆手笑岱兵忽從
東來與殊死戰殺傷過當奴遁入南海子老營
諜知公所遣咸咋指以爲神兵也當是時中外
畏奴甚謹傳袁崇煥挾奴講款咸欲倚崇煥以